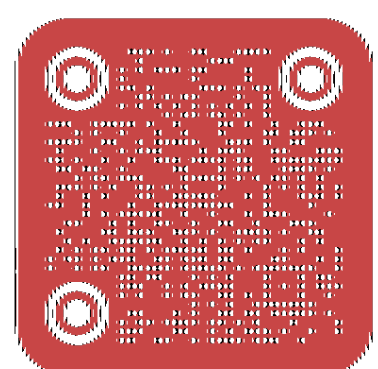


南華真經註疏

晉 郭象註
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



卷之四



南華真經序

郭象子玄撰



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。故未始藏其狂言。言雖无會而獨應者也。夫應而非會。則雖當无用。言非物事。則雖高不行。與夫寂然不動。不得已而後起者。固有間矣。斯可謂知无心者也。夫心无為。則隨感而應。應隨其時。言唯謹爾。故與化為體。流萬代而冥物。豈曾設對獨遘而遊談乎方外哉。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。然莊生雖未體之。言則至矣。通天地之統。序萬物之性。達死生之變。而明內聖外王之道。上知造物无物。下知有物之自造也。其言宏綽。其旨玄妙。至至之道。融微旨雅。泰然遣放。放而不敖。故曰不知義之所適。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。含哺而熙乎澹泊。鼓腹而游乎混茫。至仁極乎无親。孝慈終於兼忘。禮樂復乎已能。忠信發乎天光。用其光則其朴自成。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。而源深流長也。故其長波之所蕩。高風之所扇。暢乎物宜。適乎民願。弘其鄙。解其懸。灑落之功未加。而矜夸所以散。故觀其書。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。涉太虛。而游惚恍之庭矣。雖復貪婪之人。進躁之士。暫而攬其餘芳。味其溢流。仿佛其音影。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。況探其遠情。而玩永年者乎。遂綿邈清遐。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。

南華真經註疏序

一

南華真經疏序

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



夫莊子者。所以申道德之深根。述重玄之妙旨。暢元為之恬淡。明獨化之宵冥。鉗撻九流。括囊百氏。諒區中之至教。實象外之微言者也。其人姓莊名周。字子休。生宋國睢陽蒙縣。師長桑公子。受號南華仙人。當戰國之初。降衰周之末。歎蒼生之業薄。傷道德之陵夷。乃慷慨發憤。爰著斯論。其言大而博。其旨深而遠。非下士之所聞。豈淺識之能究。所言子者。是有德之嘉號。古人稱師日子。亦言子是書名。非但三篇之總名。亦是百家之通題。所言內篇者。內以待外。立名篇以編簡為義。古有殺青為簡。以韋為編。編簡成篇。猶今連紙成卷也。故元愷云。大事書之於策。小事簡牘而已。內則談於理本。外則語其事迹。事雖彰著。非理不通。理既幽微。非事莫顯。欲先明妙理。故前標內篇。內篇理深。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。郭象仍於題下。即注解之。逍遙齊物之類是也。自外篇以去。則取篇首

南華真經註疏序

二

二字為其題目。駢拇馬蹄之類是也。所言逍遙遊者。古今解釋不同。今汎舉絃綱。略為三釋。所言三者。第一。顧桐柏云。逍者。銷也。遙者。遠也。銷盡有為累。遠見無為理。以斯而遊。故曰逍遙。第二。支道林云。物物而不物於物。故逍然不我待。玄感不疾而速。故遙然靡所不為。以斯而遊天下。故曰逍遙遊。第三。穆夜云。逍遙者。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。至德內充。無時不適。忘懷應物。何往不通。以斯而遊天下。故曰逍遙遊。內篇明於理本。外篇語其事迹。雜篇雜明於理事。內篇雖明理本。不无事迹。外篇雖明事迹。甚有妙理。但立教分篇。據多論耳。所以逍遙建初者。言達道之士。智德明敏。所造皆適。遇物逍遙。故以逍遙命物。夫無待聖人。照機若鏡。既明權實之二智。故能大齊於萬境。故以齊物次之。既指馬蹄天地。混同庶物。心靈凝澹。可以攝衛養生。故以養生主次之。既善惡兩忘。境智俱妙。隨變任化。可以處涉人間。故以人間世次之。內德圓滿。故能支離其德。外以接物。既而隨物升降。內外冥契。故以德充符次之。止水流鑑。接物无心。忘德忘

形契外會內之極。可以匠成庶品。故以大宗師次之。古之真聖。知天知人。與造化同功。卽寂卽應。既而驅馭群品。故以應帝王次之。駢拇以下。皆以篇名二字為題。既无別義。今不復次篇也。而自古高士。晉漢逸人。皆莫不耽翫。為之義訓。雖注述無可間。然並有美辭。咸能索隱。玄英不揆庸昧。少而習焉。研精覃思三十年矣。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。輒為疏解。總三十卷。雖復詞情踈拙。亦頗有心跡指歸。不敢貽厥後人。聊自記其遺忘耳。

南華真經註疏序

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一

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

郭象註

夫小大雖殊。而放於自得之場。則物任其性。事稱其能。各當其分。逍遙一也。豈容勝負於其間哉。

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

北冥有魚。其名為鯢。鯢之大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

疏 溟。猶海也。取其溟漠無涯。故為之溟。東方朔十洲記云。溟

海無風而洪波百丈。巨海之內。有此大魚。欲明物性自然。故標為章首。玄中記云。東方有大魚焉。行者一日過魚頭。七日過魚尾。產三日。碧海為之變紅。故知

大物生於大處。化而為鳥。其名為鵬。鵬鯢之實。吾所未詳也。夫莊子之大意。在豈獨北溟而已。乎逍遙遊放。無為而自得。故極小大之致。

以明性分之適。達觀之士。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。**疏** 夫四序風馳。三光電卷。是寄。不足事事曲與生說。自不害其弘旨。皆可略之。以負山岳而捨故。揚舟壑

以趨新。故化魚為鳥。鵬之背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。其翼若垂天之雲。**疏** 魚欲明變化之大理也。鵬。鳥言其背。亦示脩短叵測。故下文云。未有知其脩者也。鼓

其大。以表頭尾難知。鳥言其背。亦示脩短叵測。故下文云。未有知其脩者也。鼓怒翹翼。奮迅毛衣。既欲搏風。方將擊水。遂乃斷絕雲氣。背負青天。騫翥翱翔。凌

摩霄漢。垂陰布影。若天涯之降行雲也。是鳥也。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。天池也。以運其身。非

九萬里不足。以負其翼。此豈好奇哉。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。**疏** 運。轉也。是處亦必自生此大物。理固自然。不患其失。又何措心於其間哉。指斥也。即

南華真經註疏卷一

四

此鵬鳥。其形重大。若不海中運轉。無以自致高昇。皆不得不然。非樂然也。且形既遷革。情亦隨變。昔日為魚。涵泳北海。今時作鳥。騰翥南溟。雖復昇沉性殊。逍

遙一也。亦猶死生聚散。所遇斯適。千變萬化。未始非吾。所以化魚為鳥。自北徂南者。鳥是凌虛之物。南即啟明之方。魚乃滯溺之蟲。北蓋幽冥之地。欲表向明

背闇。捨滯求進。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為道之逕耳。齊諧者。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。而大海洪川。原夫造化。非人所作。故曰天池也。齊諧者。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。

鵬之徙於南冥也。水擊三千里。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夫翼大則難舉。故搏扶

足自勝耳。既有斯翼。豈得決然而起。數去以六月息者也。夫大鳥一去半歲。至

半朝。槍榆枋而止。此比所能。姓齊。名諧。人姓名也。亦言書名也。齊國有此。則有間矣。其於適性一也。**疏** 諧之書也。誌記也。擊。打也。搏。鬪也。扶搖。旋風也。

齊諧所著之書。多記怪異之事。莊生引以為證。明己所說不虛。大鵬既將適南

溟。不可決然而起。所以舉擊兩翅。動蕩三千。踉蹌而行。方能離水。然後繚戾宛

轉。鼓怒徘徊。風氣相扶。搖動而上。塗經九萬。時隔野馬也。塵埃也。生物之以息

相吹也。此皆鵬之所憑以飛。**疏** 爾雅云。邑外曰郊。郊外曰牧。牧外曰野。此言青

謂之野馬也。揚土曰塵。塵之細者曰埃。天地之間。生物氣息更相吹動。以舉於

鵬者也。夫四生雜沓。萬類參差。形性不同。資待宜異。故鵬鼓垂天之翼。託風氣

以逍遙。蜩張決起之翅。槍榆枋而自得。斯皆率性而動。稟之造天之蒼蒼。其正

色邪。其遠而無所至極邪。其視下也。亦若是則已矣。是今觀天之蒼蒼。竟未知便



而無極邪。鵬之自上以視地。亦若人之自此視天。則止。〔疏〕仰視圓穹。甚為迢遞。而圖南矣。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。趣足以自勝而逝。〔疏〕碧空高遠。筭數無窮。

蒼蒼茫昧。豈天正色。然鵬處中天。人居下地。而鵬之俯視。不異人之仰觀。人既不辨天之正色。鵬亦詎知地之遠近。自勝取足。適至南溟。鵬之圖度。止在於是矣。

且夫水之積也不厚。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。則芥為之舟。置杯焉則膠。水淺而舟大也。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。翼大故耳。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。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。故理有至分。

物有定極。各足稱事。其濟一也。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。〔疏〕且事不在力。動不稱情。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。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。

假借是聊略之辭。夫者開發。在語之端緒。積聚也。厚深也。杯小器也。坳汚陷也。謂堂庭坳陷之地也。芥草也。膠黏也。此起譬也。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汚堂地之間。將草葉為舟。則浮汎靡滯。若還用杯為舟。理必不可。何者。水淺舟大。則黏地不行故也。是以大舟必須深水。小芥不待洪流。苟其大小得宜。則物皆逍遙。

風之積也不厚。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。則風斯在下矣。〔疏〕此合喻也。夫大舟不可載浮。風不崇高。大翼無由凌漢。是以小鳥

半朝。決起槍榆之上。大鵬九萬。飄風鼓扇其下也。而後乃今培風。背負青天

而莫之夭闕者。而後乃今將圖南。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。非其好高而慕遠也。風不積則夭闕不通故耳。此大鵬之逍遙也。

〔疏〕培。重也。夭。折也。闕。塞也。初賴扶搖。故能昇翥。重積風吹。然後飛行。既而上負青天。下乘風脊。一凌霄漢。至六月方止。網羅不逮。畢弋無侵。折塞之禍。於何而至。良由資待合宜。自致。而後乃今將圖南。不亦宜乎。我決起而飛。槍榆枋。時則不至而得所。逍遙南海。不亦宜乎。

南華真經註疏卷一

五

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。苟足於其性。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。小鳥無羨於天池。而榮願有餘矣。故

逍遙一也。〔疏〕也。決。卒疾之貌。槍。集也。枋。檀木也。控。投也。引也。窮也。奚。何也。之。適也。蜩。鳩聞鵬鳥之宏大。資風水以高飛。故嗤彼形大而劬勞。欣我質小

而逸豫。且騰躍不過數仞。突榆檀而栖集。時困不到前林。投地息而更起。逍遙適性。樂在其中。何須地經六月。途遙九萬。跋涉辛苦。南適胡為。以小笑大。夸企自息。而不逍遙者。未之有也。

猶果然。適百里者宿舂糧。適千里者三月聚糧。其適彌遠。則聚糧彌多。故

也。莽蒼。郊野之色。遙望之。不甚分明也。果然。飽貌也。往於郊野。來去三食。路既非遙。腹猶充飽。百里之行。路程稍遠。舂擣糧食。為一宿之備。適於千里之塗。路既既迢遙。聚積三月之糧。方充往來之食。故郭注云。所之二蟲又何知。二蟲。謂鵬

於小。所以均異趣也。夫趣之所以異。豈知異而異哉。皆〔疏〕郭注云。二蟲。鵬蜩也。對大

不知。所以然。而自然耳。自然耳。不為也。此逍遙之大意。對大於小。所以均異趣也。且大鵬搏風九萬。小鳥決起榆枋。雖復遠近不同。適性均也。咸不知道里

之遠近。各取足而自勝。天機自張。不知所以。既無意於高卑。豈有情於優劣。逍遙之致。其在茲乎。而呼鵬為蟲者。大戴禮云。東方鱗蟲三百六十。應龍為其長。南方羽蟲三百六十。鳳皇為其長。西方毛蟲三百六十。麒麟為其長。北方甲蟲

三百六十。靈龜為其長。中央裸蟲三百六十。小知不及大知。小年不及大年。物各

性各有極。皆如年知。豈歧尚之所及哉。自此已下。至于列子。歷舉年知之大小。各信其一方。未有足以相傾者也。然後統以無待之人。遺彼忘我。冥此羣異。異

方同得而我無功名。是故統小大者。無小無大者也。苟有乎小大。則雖大鵬之與斥鷃。宰官之與御風。同為累物耳。齊死生者。無死無生者也。苟有乎死生。則雖大椿之與蟪蛄。彭祖之與朝菌。均於短折耳。故遊於無小無大者。無窮者也。冥乎不死不生者。無極者也。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。則雖放之使遊。而有所窮矣。未能^①。夫物受氣不同。稟分各異。智則有明有暗。年則或短或長。故舉朝菌無待也。^②冥靈。宰官榮子。皆如年智。豈企尚之所及哉。故知物性不同。不可強效也。^③奚以知其然也。^④奚何也。然如此也。此何以知年智不相^⑤。朝菌不知晦朔。

蟪蛄不知春秋。此小年也。^⑥此答前問也。朝菌者。謂天時滯雨。於糞堆之上熱而死於暮。故曰朝菌。月終謂之晦。月旦謂之朔。假令逢陰。數日便萎。終不涉三旬。故不知晦朔也。蟪蛄。夏蟬也。生於麥梗。亦謂之麥節。夏生秋死。故不知春秋也。菌則朝生暮死。蟬則夏長秋殂。斯言齡命短促。故謂之小年也。

楚之南有冥靈者。以五百歲為春。五百歲為秋。上古有大椿者。以八千歲為春。八千歲為秋。^⑦為冥靈大椿。並木名也。以葉生於楚之南。以二千歲為一年也。而言上古者。伏犧時也。大椿之木長於上古。以三萬二千歲為一年也。冥靈五百歲而花生。大椿八千歲而葉落。並以春秋賒永。故謂之。

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。眾人匹之。不亦悲乎。^⑧也。夫年知不相及。若此之懸大年也。而眾人未嘗悲此者。以其性各有極也。苟知其極。則豪分不可相跂。天下悲矣。而何所悲乎哉。夫物未嘗以大欲小。而必以小羨大。故舉小大之殊。各有定分。非羨欲所及。則羨欲之累。可以絕矣。夫悲生於^⑨彭祖者。姓錢。名鏗。帝顓頊之累。累絕則悲去。悲去而性命不安者。未之有也。^⑩玄孫也。善養性。能調鼎。進雉羹於堯。堯封於彭城。其道可祖。故謂之彭祖。歷夏經殷至周。年八百歲矣。特獨也。以其年長壽。所以聲獨聞於世。而世人比匹彭祖。深可悲傷。而不悲者。為彭祖稟性遐壽。非我氣類。置之言外。不敢嗟傷。故知生也有涯。豈唯彭祖去己一毫。不可企及。於是均椿菌。混彭殤。各止其分。而性命安矣。湯之問棘也是已。^⑪則條暢。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。^⑫湯是帝嚳之後。契之苗裔。姓子。名履。生湯。豐下兌上。身長九尺。仕夏為諸侯。有聖德。諸侯歸之。遭桀無道。囚於夏臺。後得免。乃與諸侯同盟於景毫之地。會桀於昆吾之墟。大戰於鳴條之野。桀奔於南巢。湯既克桀。讓天下於務光。務光不受。湯即位。乃都於亳。後改為商。殷開基之主也。棘者。湯時賢人。亦云湯之博士。列子謂之夏革。革棘聲類。蓋字之誤也。而棘既是賢人。湯師事之。故湯問於棘。詢其至道。云物性不同。各有素分。循而直往。固而任之。殷湯請益。深有玄趣。莊子許其所問。故云是已。

之北有冥海者。天池也。有魚焉。其廣數千里。未有知其脩者。其名為鯢。^⑬脩。長也。地以草為毛髮。北方寒沍之地。草木不生。故名窮髮。所謂不毛之地。鯢魚廣闊數千。未有知其長者。明其大也。然溟海鯢鵬。前文已出。如今重顯者。正言前引齊諧。足為典實。今牽列子。再證非虛。鄭重殷勤。以成其義者也。

有鳥焉。其名為鵬。背若太山。翼若垂天之雲。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。絕雲氣。負青天。然後圖南。^⑭鵬背宏巨。狀若嵩華。旋凌摩蒼昊。過絕雲霄。鼓怒放暢。圖度南海。故禦寇湯問篇云。世豈知有此物哉。大禹行而見之。伯益知而名之。夷堅聞而誌之。是也。

且適南冥也。斥鷃笑之曰。彼且奚適也。我騰躍而上。不過數仞而下。翱翔蓬蒿之間。此亦飛

南華真經註疏卷一

各以得性為至。自盡為極也。向言二蟲殊翼。故所至不同。或翱翔天池。或畢志

榆枋。直各稱體而足。不知所以然也。今言小大之辯。各有自然之素。既非跂慕之所及。亦各安其天性。不悲所以異。故再出之。

疏 且將也。亦語助也。斥。小澤。

也。鵯。雀也。八尺曰仞。翱翔。猶嬉戲也。而鵯雀小鳥。縱任斥澤之中。騰舉踴躍。自得蓬蒿之內。故能嗤九萬之遠適。欣數仞之近飛。斯蓋辯小大之性殊。論各足

之不也。故夫知效一官。行比一鄉。德合一君。而徵一國者。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猶亦

鳥之自得疏故是仍前之語。夫是生後之詞。國是五等之邦。鄉是萬二千五百於一方也。自有智數功效。堪蒞一官。自有名譽著聞。比周鄉黨。自有道

德弘博。可使南面。徵成邦國。安育黎元。此三者。稟分不同。優劣
斯異。其於各足。未始不齊。視己所能。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。而宋榮子猶然

笑之。未能齊。故有笑。

疏

遣無。故笑。宰官之徒。滯於爵祿。虛淡之人。猶懷嗤笑。見如是所

以不齊。前既以小笑大。示大者不夸。今則以大
笑小。小者不企。而性命不安者。理未之聞也。且舉世而譽之。而不加勸。舉世

而非之而不加沮。審自得也。**疏**舉。皆也。勸。勵勉也。沮。怨喪也。榮子率性懷道。警然超俗。假令世皆譽讚。亦不增其勸獎。率土非毀。亦不加

其沮喪。審
自得也。
定乎內外之分。
外物。內我而
疏
榮子知內既非我。外亦非物。內外雙遣。
物我兩忘。故於內外之分定而不武也。
辯

乎榮辱之境。榮己而尋人。
疏 忘勸沮於非譽。混窮通於榮辱。故能反照明乎心智。
玄鑒辯於物境。不復內我而外物。榮己而尋人也。
斯

已矣。亦不能復過此。**疏**。智斯此也。已止盡於斯也。宋榮
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。**疏**。足於身。故問於世也。猶數數

南華真經註疏卷一

七

汲也。宋榮率性虛淡。任理直前。未嘗運智推求。役心為道。栖身物外。故不汲汲然者也。

雖然。猶有未樹也。

唯能自是耳。未能無所不可也。

疏
樹立也。榮子拾有證無。溺在偏滯。故於
無待之心。未立逍遙之趣。智尚虧也。
夫列子御風而行。泠然善也。泠然。輕
妙之貌。

疏
姓列名禦寇鄭人也。與鄭繻公同時。師於壺丘子林。著書八卷。得風仙之道。乘風遊行。泠然輕舉。所以稱善也。旬有五日後反。荀有

待焉。則雖御風而行。疏旬十日也。既得風仙。遊行天下。每經一十五日。不能以一時而周也。回反歸家。未能無所不乘。故不可一時用也。彼於致

福者。未數數然也。自然御風行耳。非數數然求之也。非

疏 由致得也。彼列禦寇得於風仙之福者。蓋

汲汲求之。欲明為道之要。要在忘心。若運役智慮。去之遠矣。在此雖免乎行。猶有所待者也。非風則不得行。斯必有待也。唯無所

不乘者疏乘風輕舉。雖免步行。非風不進。猶有須待。自宰官已下及宋榮。禦寇

之塗。而能無所不成者。若夫乘天地之正。而御六氣之辯。以遊無窮者。彼且惡

乎待哉。天地者。萬物之總名也。天地以萬物為體。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。自然者。不為而自然者也。故大鵬之能高。斥鴳之能下。春木之能長。明菊之

能短。凡此皆自然之所能。非為之所能也。不為而自能。所以為正也。故乘天地

何往而有窮哉。所遇斯乘。又將惡乎待哉。此乃至德之人。玄同彼我者之逍遙。

耳。而況大鵬乎。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。為能無待而常通。豈自通而已哉。又

則有行而不失其所行不失其所行不失其所行無行吾所不能齊

也。至於各安其性。天機自張。受而不知。則吾所不能。**疏**天地者。萬物之總名。萬殊也。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。況有待者之巨細乎。**疏**物者。自然之別稱。六氣者。季頤云。六氣者。陰陽風雨晦明也。又支道林云。六氣。天地四時也。辯者。變也。惡杜預云。六氣者。陰陽風雨晦明也。又支道林云。六氣。天地四時也。辯者。變也。惡乎。待於何也。言無待聖人。虛懷體道。故能乘兩儀之正理。順萬物之自然。御六氣以逍遙。混群靈以變化。苟無物而不順。亦何往而不通哉。明朝徹於無窮。將待者也。而有**故曰。至人無己。**無己。故順物。而**神人無功。**而必欣賴於針石。故理至則迹滅矣。今順而不助。**聖人無名。**聖人者。物得性之名耳。**疏**至言其體。神言其用。與至理為一。故無功。**聖人無名。**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。**疏**聖言其名。故就體語至。就用語神。就名語聖。其實一也。詣於靈極。故謂之至。陰陽不測。故謂之神。正名百物。故謂之聖也。一人之上。其有此三。欲顯功用名殊。故有三人之別。此三人者。則是前文乘天地之正。御六氣之辯人也。**堯讓天下於許由。****疏**堯者。帝嚳欲結此人無待之德。彰其體用。乃言故曰耳。

堯讓天下於許由。**疏**堯者。帝嚳祁。字放勛。母慶都。嚳感赤龍而生。身長一丈。兌上而豐下。眉有八彩。足履翼星。有聖德。年十五。對唐侯。二十一。代兄登帝位。都平陽。號曰陶唐。在位七十二年。乃授舜。年百二十八歲崩。葬於陽城。謚曰堯。依謚法。翼善傳聖曰堯。言其有傳舜之功也。許由。隱者也。姓許。名由。字仲武。潁川陽城人也。隱於箕山。師於齧缺。依山而食。就河而飲。堯知其賢。讓以帝位。許由聞之。乃臨河洗耳。巢父曰。日月飲犢。牽而避之。曰。惡吾水也。死後。堯封其墓。謚曰箕公。即堯之師也。曰。日月

出矣。而燭火不息。其於光也。不亦難乎。時雨降矣。而猶浸灌。其於澤也。不亦勞

乎。**疏**燭火。猶炬火也。亦小火也。神農時十五日一雨。謂之時雨也。且以日月照燭。詎假炬火之光。時雨滂池。無勞浸灌之澤。堯既撝謙克讓。退己進人。所

南華真經註疏卷一

八

以致此之辭。夫子立而天下治。而我猶尸之。吾自視缺然。請致天下。**疏**治。正也。盛推仲武也。夫子立而天下治。而我猶尸之。吾自視缺然。請致天下。**疏**尸。主也。

致。與也。堯既師於許由。故謂之為夫子。若仲武立為天子。宇內必致太平。而我猶為物主。自視缺然不足。請將帝位讓與賢人。許由曰。子治天下。天下既已治也。夫能令天下治。不治天下者也。故堯以不治治之。非治之而

治之言。宜忘言以尋其所況。而或者遂云。治之而治者。堯也。不治而堯得以治者。許由也。斯失之遠矣。夫治之由乎不治。為之出乎無為也。取於堯而足。豈借之許由哉。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。而後得稱無為者。此莊老之**疏**治。謂理也。既。談所以見棄於當塗者。自必於有為之域。而不反者。斯之由也。**疏**盡也。言堯治天下。久以昇平。四海八荒。盡皆清謐。何勞讓我。過為辭費。然睹莊文則貶堯而推許。尋郭注乃劣許而優堯者。何耶。欲明放勛大聖。仲武大賢。賢聖二塗。相去遠矣。故堯負屨汾陽而喪天下。許由不夷其俗乎。獨立高山。圓照偏溺。斷可知矣。是以莊子援禪讓之迹。故有燭火之談。郭生察無待之心。更致不治之說。可謂探微索隱。了文合義。宜而我猶代子。吾將為名乎。名者。實之賓也。吾將為賓

乎。夫自任者對物。而順物者與物無對。故堯無對於天下。而許由與稷契為匹

矣。何以言其然邪。夫與物冥者。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。是以無心玄應。唯感

之從。汎乎若不繫之舟。東西之非己也。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。亦無往而不

為天下之君矣。以此為君。若天之自高。實君之德也。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。

非夫人有情於自守。守一家之偏尚。何得專此。此故俗中之一物。而為**疏**許由堯之外臣耳。若以外臣代乎內主。斯有為君之名。而無任君之實也。**疏**偃蹇箕山。逍遙潁水。臞腴榮利。厭穢聲名。而堯殷勤致請。猶希代己。許由若高九五。將為萬乘之名。然實以生名。名從實起。實則是內是主。名便是外是賓。拾主取

賓。喪內求外。既非隱者。鷦鷯巢於深林。不過一枝。偃鼠飲河。不過滿腹。性各有

所尚。故云吾將為賓也。鷦鷯巢於深林。不過一枝。偃鼠飲河。不過滿腹。性各有

其極。則餘天。鷦鷯巢也。偃鼠。形大小如牛。亦黑色。獐腳。腳有三甲。耳似象耳。尾端

白。好入河飲水。而鳥巢一枝之外。不假茂林。獸飲滿腹之餘。無。歸休乎君。予無

勞。浩汗。況許由安茲蓬華。不顧金闥。樂彼蔬食。詎勞玉食也。所用天下為。均之無用。而堯獨有之。明夫懷。庖人雖不治庖。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

反紫微。禪讓之辭。宜其休息。四海之尊。於我無用。九五之貴。予何用為。庖人尸祝。各安其所司。鳥獸萬物。各足於所受。帝堯許由。各靜其所遇。此乃天

下之至實也。各得其實。又何所為乎哉。自得而已矣。故堯許由之行雖異。其於逍遙一。庖人。謂掌庖廚之人。則今之太官供膳是也。尸祝。太廟中神主也。祝者。

也。則今太常太祝是也。執祭版對尸而祝之。故謂之尸祝也。樽。酒器也。俎。肉器也。而庖人尸祝者。各有司存。假令膳夫懈怠。不肯治庖。尸祝之人。終不越

局濫職。棄於樽俎而代之宰烹。亦猶帝堯禪讓。不治天下。許由亦不去彼山林。就茲帝位。故注云。帝堯

許由各靜於所遇也。已。肩吾問於連叔曰。吾聞言於接輿。肩吾連叔。並古之

姓陸。名通。字接輿。楚之賢人隱者也。與孔子同時。而佯狂不仕。常以躬耕為務。楚王知其賢。聘以黃金百鎰。車駟二乘。並不受。於是夫負妻戴。以遊山海。莫知

所終。肩吾聞接輿之言。過無準的。故問連叔。詢其義旨。而言吾聞言於接輿者。聞接輿之言也。莊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聖。所聞之狀。具列於下文也。大

而無當。往而不反。吾驚怖其言。猶河漢而無極也。無的當。一往而陳梗概。曾

南華真經註疏卷一

九

無反覆可尋。吾竊聞之。驚疑怖恐。猶如上天。河漢。迢遞清高。尋其源流。略無窮極也。大有逕庭。不近人情焉。逕庭。猶過

往不顧之貌也。謂接輿之言。不偶於俗。多有過差。不附世情。故大言不合於理耳也。連叔曰。其言謂何哉。陸通之說。其

質肩吾所。曰。藐姑射之山。有神人居焉。肌膚若冰雪。綽約若處子。此皆寄言耳。聞意謂。曰。藐姑射之山。有神人居焉。肌膚若冰雪。綽約若處子。夫神人即今

所謂聖人也。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。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。世豈識之哉。徒見其戴黃屋。佩玉璽。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。見其歷山川。同民事。便謂足以懽

悴其神矣。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。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。將明世所無由識。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。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。處子者。不以外傷內。疏

藐。遠也。山海經云。姑射山在寰海之外。有神聖之人。戰機應物。時須揖讓。即為堯舜。時須干戈。即為湯武。綽約。柔弱也。處子。未嫁女也。言聖人動寂相應。則空

有並照。雖居廊廟。無異山林。和光同塵。在染不染。冰雪取其潔淨。綽約譬以柔

和。處子不為物傷。姑射語其絕遠。此明堯之盛德。窈冥玄妙。故託之絕垠之外。推之視聽之表。斯蓋寓言耳。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。宜忘。不食五穀。吸風飲露。

言以尋其所況。此即肩吾迷己昔聞以答連叔之辭者也。俱食五穀。而獨為神人。明神人者。五穀者。黍稷麻菽麥也。言神聖之人。降生

非五穀所為。而特稟自然之妙氣。應物。挺淳粹之精靈。稟陰陽之秀氣。雖順物以資待。非五穀之所為。託風。乘雲氣。御飛龍。而遊乎四海之外。疏。智照靈通。

故曰乘雲氣。不疾而速。變現無常。故曰御飛龍。寄生。其神凝。使物不疵癘而年

穀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夫體神居靈。而窮理極妙者。雖靜默閒堂之裏。而玄

苟無物而不順。則浮雲斯乘矣。無形而不載。則飛龍斯御矣。遺身而自得。雖淡然而不待。坐忘行忘。忘而為之。故行若曳枯木。止若聚死灰。是以云其神凝也。其神凝。則不凝者自得矣。世皆凝。靜也。疵癘。疾病也。五穀熟。謂有年也。聖人齊其所見而斷之。豈嘗信此哉。**疏**形同枯木。心若死灰。本迹一時。動寂俱妙。凝照潛通。虛懷利物。遂使四時順序。五穀豐登。人無災害。物無不信。**連叔曰。然。瞽者無**

以與乎文章之觀。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。豈唯形骸有聾盲哉。夫知亦有之。

不知至言之極妙。而以為聾者。謂眼無睽縫。冥冥如鼓皮也。聾者。耳病也。盲

既聾。不可示之以聲色也。亦猶至言妙道。唯懸解者能知。愚惑之徒。終身未悟。

良由智障盲闇。不能照察。豈唯形質獨有之耶。是以聞接輿之言。謂為狂而不信。自此已下。是連叔答肩吾之辭也。**是其言也。猶時女也。**謂此接輿之所言者。自然為物。**疏**是者。

之言也。時女。少年處室之女也。指此接輿之言。猶如窈窕之

之女。綽約凝潔。為君子所求。但知之聾盲言謂無此理也。**之人也。之德也。將旁**

礪萬物以為一。世蘄乎亂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。夫聖人之心。極兩儀之至會。

變。無往不可。旁礪萬物。無物不然。世以亂故求我。我無心也。我苟無心。亦何為

不應世哉。然則體玄而極妙者。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。而陶鑄天下之化。以成

堯舜之名者。常以不為為之耳。熟弊**疏**之是語助。亦歎美也。旁礪。猶混同也。蘄。

弊焉。勞神苦思。以事為事。然後能乎。**疏**求也。孰。誰也。之人者。歎堯是聖人之德。

者。歎堯之盛德也。言聖人德合二儀。道齊群品。混同萬物。制馭百靈。世道荒淫。

蒼生離亂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。而虛舟懸鏡。應感無心。誰肯勞形弊智。經營區

宇。以事為事。然後能事。故老子云。為無為。事無事。又**之人也。物莫之傷。**夫安於

云。取天下常以無事。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。**傷不能傷。傷不能傷。而物亦不傷之也。**大浸稽天而不溺。大旱金石流。土山焦而不熱。無往而不

而物亦不傷之也。大浸稽天而不溺。大旱金石流。土山焦而不熱。無往而不

皆適。死生無變於己。沉溺熱之間哉。故至人之不**疏**稽。至也。夫達於生死。則無

不熱。假令陽九流金之災。百六滔天之禍。紛紜自彼。於**是其塵垢粃糠。將猶陶**

我何為。故郭注云。死生無變於己。何況溺熱之閒也哉。**鑄堯舜者也。孰肯以物為事。**堯舜者。世事之名耳。為名者。非名也。故夫堯舜者。

者。徒名其塵。**疏**散為塵。賦為垢。穀不熟為粃。穀皮曰糠。皆猥物也。鎔金曰鑄。範

垢。粃糠耳。**疏**土曰陶。鎔法。翼善傳聖曰堯。化聖盛明曰舜。夫堯至本。妙絕形

名。混迹同塵。物甘其德。故立名謚以彰聖體。然名者粗法。不異粃糠。謚者世事。

何殊塵垢。既而矯諂佞妄。將彼塵垢鍛鑄為堯。用此粃糠涎埴作舜。豈知妙體

胡可言耶。是以誰**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。越人斷髮文身。無所用之。****疏**此起譬

肯以物為事者也。**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。越人斷髮文身。無所用之。****疏**此起譬

也。越國逼近江湖。斷髮文身。以避蛟龍之難也。章甫。冠名也。故孔子生於魯。衣

縫掖。長於宋。冠章甫。而宋實微子之裔。越乃太伯之苗。二國貿遷往來。乃以章

甫為貨。且章甫本充首飾。必須雲鬢承冠。越人斷髮文身。資貨便成無用。亦如

榮華本猶滯著。富貴起自驕矜。堯既體道洞忘。故能無用天下。故郭註云。夫堯

之無所用天下為。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。然

越人無所用章甫耳。**堯治天下之民。平海內之政。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。汾**

水之陽。窅然喪其天下焉。夫堯之無用天下為。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。然

遺天下者。固天下之所宗。天下雖宗堯。而堯未嘗有

南華真經註疏卷一

天下也。故窅然喪之。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。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。四子者蓋寄言。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。夫堯實冥矣。其迹則堯也。自迹觀冥。內外異域。未足怪也。世徒見堯之為堯。豈識其冥哉。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。因謂與物同波者。失其所以逍遙也。然未知至遠之述。順者更近。而

疏治言緝理。政言風教。此合喻也。

至高之所會者。反下也。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。而不夷乎俗。累斯山谷之士。非無待者也。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。

疏三非本非迹。四非非本迹也。言堯反照心源。洞見道境。超絃四句。故言往見四子也。夫聖人無心。有感斯應。故能緝理萬邦。和平九土。雖復凝神四子。端拱而坐汾陽。統御萬機。窅然而喪天下。斯蓋即本即迹。即體即用。空有雙照。動寂一時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。山林豈殊黃屋。世人齊其所見。曷嘗信此耶。而馬彪將四子為齧缺。便未達於遠理。劉璋推汾水於射山。更迷惑於近事。今所解釋。稍異於斯。故郭注云。四子者蓋寄言。明堯之不一於堯耳。世徒見堯之迹。豈識其哉。

真**惠子謂莊子曰。魏王貽我大瓠之種。****疏**姓惠名施。宋人也。為梁國相。謂語也。昔居安邑。國號為魏。後為強秦所逼。徙於大梁。復改為梁。僭號稱王也。惠子

所以起此大瓠之譬。以譏莊子之書。雖復詞旨恢弘。而不切機務。故致此詞而更相激發者也。**我樹之成而實五石。以盛水漿。其堅不能自舉也。****疏**樹者藝植之謂也。實者子也。惠施既

得瓠種。藝之成就。生子甚大。容受五石。仍持此瓠以盛水漿。虛脆不堅。故不能自勝舉也。**剖之以為瓢。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**

呶然大也。吾為其無用而掊之。**疏**剖。分割之也。瓢。勺也。瓠落。平淺也。呶然。虛大也。掊。打破也。用而盛水。虛脆不能自勝。分割

南華真經註疏卷一

十一

為瓢。平淺不容易多物。眾謂無用。打破棄之。刺莊子之言。不救時要。有同此言。應須屏削也。**莊子曰。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**

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。世世以泝澠統為事。**疏**其藥能令手不拘圻。故常漂絮於水中也。泝。浮。澠。統

絮也。世世。年年也。宋人隆冬涉水。漂絮以作牽離。手指生瘡。拘圻有同龜背。故世世相承。家傳此藥。令其手不拘圻。常得漂絮水中。保斯事業。永無虧替。又云。澠。擗也。統。縹也。謂擗縹於水中之故也。**客聞之。請買其方百金。****疏**金方一寸重一斤為一金也。他國

費百金之價者也。**聚族而謀曰。我世世為泝澠統。不過數金。今一朝而鬻技百金。請與**

之。**疏**鬻。賣也。估價既高。聚族謀議。世世泝澠。為利蓋寡。一朝賣術。資貨極多。異口同音。僉曰請與。**客得之。以說吳王。越有難**

吳王使之將。冬與越人水戰。大敗越人。裂地而封之。**疏**吳越比鄰。地帶江海。兵

隆冬。手多拘圻。而客素稟雄才。天生睿智。既得方術。遂說吳王。越國兵難侵吳。吳王使為將帥。賴此名藥。而兵手不拘圻。旌旗才舉。越人亂轍。獲此大捷。獻凱而旋。勳庸克著。胙之茆土。**能不龜手。一也。或以封。或不免於泝澠統。則所用之異也。****疏**或不

方藥無工。而用者有殊。故行客得之以封。今子有五石之瓠。何不據以為大樽

而浮乎江湖。而憂其瓠落無所容。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。**疏**蓬。非直達者也。此

得其宜。安往。謂腰舟者也。蓬。草名。拳曲不直也。夫。歎也。言大瓠浮汎江湖。可

以舟船淪溺。至教興行。世境可以濟渡。群迷而惠生。既有蓬心。未能直達玄理。故妄起掊擊之譬。譏刺莊子之書。為用失宜。深可歎之。**惠子謂莊**

子曰。吾有大樹。人謂之樗。疏樗。栲漆之類。嗅之甚臭。惡木者也。世間名字。例其皆虛假。相與嗅之。未知的當。故言人謂之樗也。

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。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。立之塗。匠者不顧。疏擁腫。槃曲。不端直也。規圓而矩方。塗。道也。樗栲之樹。不材之木。根本擁腫。枝幹攣卷。繩墨不加。方圓無取。立之行路之旁。匠人曾不顧盼也。

今子之言。大而無用。眾所同去也。疏樹既擁腫不材。匠人不顧。言迹迂誕。無用。眾所不歸。此合喻者也。

莊子曰。子獨不見狸狌乎。卑身而伏。以候敖者。東西跳梁。不避高下。中於機辟。死於罔罟。疏狌。野貓也。跳梁。猶走躑也。辟。法也。謂機關之類也。罔罟。罾罾也。子獨不見狸狌捕鼠之狀乎。卑

伏其身。伺候傲慢之鼠。東西跳躑。不避高下之地。而中於機關之法。身死罔罟之中。皆以利惑其小。不謀大故也。亦猶擊跪曲拳。執持聖跡。偽情矯性。以要時利。前雖遂意。後必危亡。而商鞅。蘇張。即是其事。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。

今夫鰲牛。其大若垂天之雲。此能為大矣。而不能執鼠。疏鰲牛。猶旄牛也。出

山中。遠望。如天際之雲。藪澤之中。逍遙養性。跳梁投鼠。不及野

狸。亦猶莊子之言。不狎流俗。可以理國治身。且長且久者也。

今子有大樹。患其無用。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。廣莫之野。疏無何有。猶無有也。莫。無也。謂寬

有。故曰無何有之鄉也。

彷徨乎無為其側。逍遙乎寢臥其下。疏彷徨。縱任之名。逍遙。自得之稱。亦是異言一致。互其

南華真經註疏卷一

文耳。不材之木。枝葉茂盛。婆娑蔭映。蔽日來風。故行李經過。徘徊憩息。徒倚顧步。寢臥其下。亦猶莊子之言。無為虛淡。可以逍遙適性。蔭庇蒼生也。

斤斧。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。安所困苦哉。疏夫小大之物。苟失其極。則利害之

不材。拳曲無取。匠人不顧。斤斧無加。夭折之災。何從而至。故得終其天年。盡其

生理。無用之用。何所困苦哉。亦猶莊子之言。乖俗會道。可以攝衛。可以全真。既

不夭枉於世塗。詎肯困苦於生分也。